

3分之3的摩卡

优小说

杨磊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 分之 3 的 摩 卡

杨 磊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3分之3的摩卡 / 杨磊著.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

(优小说)

ISBN 978-7-5617-7408-3

I. ①3…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6465号

优小说书系 | 3分之3的摩卡
杨磊 著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人 施洁颖
责任编辑 刘唯杰
装帧设计 书颜坊
内文设计 陈中琴
封面绘画 王 意

出 品 上海动画大王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 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62450163转各部门 62572105传真)
客服电话 021 (62865537兼传真 62869887邮购)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
字 数 135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版
书 号 978-7-5617-7408-3/I. 657
定 价 16.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3 分之 3 的 摩 卡

杨 磊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相亲·····	04
穿越乱世之快乐女声·····	09
邂逅外婆之初遇传奇·····	36
咖啡馆与巡捕房·····	47
纸飞机惹浦江惊魂·····	59
锦绣公子街头闹·····	67
左右周旋难敌惊愕一隅·····	78
凡尘俗世掩真相·····	85
一触即发 擦肩而过·····	104
巧布局显美丽背面的暗点·····	112
迷失在哀伤·····	126
眷念幻影·····	133
和隐秘说bye-bye·····	140
请不要说忘记·····	150
尾声·····	159

相亲

墙上的皇历停留在4月17日这一天。这是上周三舅妈去香港游之后，特意送来的黄大仙的皇历，据说灵验得很。出于某种隐秘的考虑，无神论者小青以及妈妈都高度一致地同意把它替换了挂在墙上、印有著名旅游胜地——黄山风景的日历，似乎大家都笃信今年的人生价值都冥冥地写入了这看似菲薄的纸张里。今天皇历说，宜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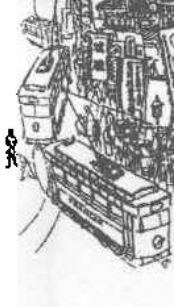
果然，在这个原本沉闷又忧郁的上午，阳光出人意料地把绵绵的雨意驱走，灼热的阳光如凶狠的尖刀把街道快速地划成两半，使得行走的人们的脸颊一半亮在阳光里，一半躲在阴影里。可太阳却仍旧无所顾忌，放肆微笑，于是，人们无一例外地迎合了它，以各种不同的燥热方式。

7楼的窗口，如同电视的画面，定格在盥洗室的台盆前。

睡眠惺忪的小青机械地漱着口，一大早就被叫起来内心有一百个不愿意。在厨房捣腾早饭的妈妈，一刻不停地唠叨讲述，从当年如何精心养育她到如今未雨绸缪替她创造姻缘，总言之是希望小青从前6次不靠谱的相亲结果中快速地脱离出来，以无与伦比的精神投入到今天的新一轮“男友面试”中去。小青吐完含在嘴里的最后一口水，无奈地看见餐桌上已经放好了牛奶和蛋糕。

蛋糕是从昨天参加大阿姨60岁生日宴上带回来的。虽然现在外婆的5个子女早在6年前就各自分散地住在上海的某个小区某个统一划齐的楼房内，但以前石库门老房子的聚会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尤其保留的是家族





聚会的不变议题，那就是每一位长辈成员对下一代们无尽的关注和操心。大阿姨的女儿，也就是小青的大表姐，这个城市典型的“白骨精”，也是典型的剩女。当初大表姐出入沪上最顶级的写字楼时，知青苦出身的大阿姨可谓神采奕奕，几乎所有娘舅、爷叔、阿姨、舅妈们都适时应景地教育了小青和弟弟妹妹们。可现如今，其他的表哥、表姐都先后成家立业，二表哥甚至年初还生了一个“猪”宝宝，开创了家族第四代的先河。优秀的大表姐虽然还在外资公司拿着高薪，可关键仍是孑孓一人，这使得大阿姨说话的时候底气也弱了不少。

单身女人的年龄与成为孤老的概率逐步成正比，残酷的现实让妈妈不免忧心忡忡。虽然唯一的女儿小青刚开始工作，可对她的终身大事不可不抓。女人的成功是和婚姻挂钩的，财富不是终极目标，嫁得好才是幸福的开始。

于是乎，从大四开始，妈妈就全面介入了小青的感情生活，依然是对小青身边的男同学们冷眼相看，原因是太幼稚、太不成熟，但是已经托亲戚、同事、同学们，四处物色小青适合的相亲男友。就连电视上那个烂俗的《相约星期六》，也是一集不落，美其名曰帮助小青了解“行情”。偏偏小青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对此般事情一点也不着急。看到身边的同学都一个个挽上青葱的胳膊，小青总是微笑地跑开。她私底下和大表姐抱怨过，现如今的大学，就是培养标准太太的地方，如茱莉亚·罗伯茨的奥斯卡获奖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同出一辙，人生的下一步就是结婚生子么？都说婚姻是爱情者的墓志铭，那岂不证实了“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小青不明白，大家一边深刻总结，一边又何苦趋之若鹜？！大表姐宽容地对小青说，那是因为她没有遇上那一位可以让自己非嫁不可的对象，所以缺少与时俱进的紧迫感。

昨天在生日宴上，小青看到欲言又止的大阿姨和眼角悄然有了皱纹的大表姐，心头不由得一阵紧缩。其实紧缩的，还包括小青的妈妈。过



去，人常说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现在应该改为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婚姻线上。这不，今天小青的人生价值就被妈妈定义为是相亲，虽然这已经是第七个了。前6次的相亲对象，让小青想起了尘封在角落里的那台手风琴上的黑白键。

妈妈拿出一条刚刚熨好的裙子。“依今朝好好打扮打扮，听到伐？”

喝牛奶的小青看到蛋糕上的那颗草莓，失去了光泽地孤单地躺在奶油上，酷似急着等待别人的拯救。

上海美术馆。

玻璃晴朗，旌旗辉煌。

高耸尖塔上的大挂钟指向下午两点。

穿上裙子，小青显出少有的女人味，可她却感觉自己像明信片上的画面，冰冷又不真实。早已习惯牛仔裤白T恤带来的释放感，现在荡然无存，同时还多了些矜持和可笑。小青开始强烈地同情大表姐了，她是不是也这样呢？！在工作上得心应手的成就感往往被一个佯装甜美的小细节完全打败。

在美术馆门口安排第一次约会——据说这个约会地点是舅妈热烈推荐的某海归的金融界优秀男士定的，天晓得是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那么一丝艺术气。对这个未谋面的男人，小青有一点好奇，也有一点鄙夷。要知道，男人有时候也很虚荣，生怕在女人面前露怯，不得不用更多的东西来“撑门面”，好让女人崇拜他们，譬如房子啊，车子啊，职阶啊，地位啊，也包括艺术。

截至目前，小青的每一次相亲都是一次冒险，谁知道会遇见什么样的人，“雷”是常见的，“躲”也是有的，偶尔逃不过“惊”，最大收获就是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如此多姿的人存在。《非诚勿扰》上档的时候，小青在电影院里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肆无忌惮地大笑，屡次惹得周遭白眼重重。国产片大多没啥看头，可这部电影多生活啊！





靠在美术馆门口的柱子上，小青眼中的大街上的人群仿佛是商店巨大橱窗内的森林，寂静喧哗，千篇一律木然没有多余的表情。

这时，小青的手机响了，是短消息。

“抱歉，堵车。你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吧。”是海归男发来的，这口气，并不见得有一丝歉意。

小青嘟囔了一句，只有自己听得见：“靠！依以为依是谁？”

橱窗中的倒影虽然不像自己，但妈妈挑选的裙子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自己的优点，也算物有所值。小青一转头，发现不远处陪女朋友买“街客”的某眼镜男借故推眼镜，瞟了自己好几次。哈，虚荣心得到小小的满足。小青发现自己笑了。按照以往小青的脾气，一定是一走了之的。可今天偏偏心情出奇地好。

“我不能愤懑地坐在你身旁。”小青决定为自己买杯咖啡犒劳一下不被人尊重的心。

美术馆对面仙乐斯大厦的底楼，一个沉稳的红色Logo静静地望向小青。那是COSTA。小青大学时期的学长曾在这家集团公司做过Marketing，他介绍说创办者是意大利的兄弟，为了确保咖啡的质量，他们亲自控制整个咖啡生产的流程，从选豆到手工泡制，每个细节都倾心倾力而为。创办在英国的意大利咖啡，多拧巴的组合啊。不过自从第一次光顾过后，那独有的咖啡和深谙手工制作的咖啡之道，迅速打倒了小青那张挑剔的嘴。

小青喜欢喝咖啡，早上一杯，中午一杯，上班一杯，看碟上网一杯，朋友聚会一杯，心情好一杯，心情不好也一杯……总之，她对咖啡有一种奇怪的迷恋，即使有时候不喝，也要泡一杯放在桌上，闻闻咖啡香，摆摆样子，也算是一种喝法。

小青走进了COSTA，今天依然客满。

“给我一杯摩卡。”

“带走吗，小姐？”



“对。”

穿着暗红衬衫腰间系着黑色围裙的侍者忙碌穿梭在咖啡工作台边。

把三分之一的意大利浓缩咖啡、三分之一的热巧克力和三分之一的热牛奶依次倒入咖啡杯，这就是摩卡咖啡，没人抵挡得住它入口的柔滑香甜。

小青再次沉迷于整个制作的过程。

中国人都大部分都喜欢喝茶，譬如外婆喝茶就很有瘾，就像吃饭一样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而且要泡几道茶。她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虽排在最后一位，却是万万不可少的。

但喝咖啡的人都有自己喝咖啡的理由。

手中握着心爱的咖啡，小青内心有些小满足。

小青决定再给这个未谋面的海归男一次机会，可毕竟等人是无聊的。还好此时有人来有人走，空出了美术馆门前的木条椅，小青略加快脚步就愉快地抢到了这个空档。

拿着咖啡坐在美术馆门前。“多矫情啊。”小青想到此，有些脸红，“切，不管了。再等十分钟，他不出现，本小姐就撤！”

一个不经意地抬头，吸引小青目光的是美术馆门口竖着的巨大广告幕布。最近都在展览什么啊，小青一边喝着摩卡一边不由自主地仰脸望着它，“际会——30年代旧上海奢侈品回顾”。小青下意识地调响了ipod shuffle的音量，正好是王若琳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不太柔和的阳光，用一种气势汹汹的架势浸染了整个天地，包括喷绘广告幕布。幕布上用满了常规的旧上海元素：留声机、老外滩、旗袍、月历女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金叶别针，它含蓄地现身在旧式咖啡壶的后面，若隐若现。旧时代的风范和阳光一起，进入了某些细节，闪烁。

小青心中莫名地悸动，紧接着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连同一种奇幻的色彩旋入了小青的眼瞳……





穿越乱世之快乐女声

民国，30年代末。

东亚跑马厅。

沿阶梯的石狮旁人头攒动，大家都在关注参加下一场跑马的马匹编号。

“快来买咯，最新马经！”

“最新马经，不买不赢啊！”摊贩们吆喝着。

突然人声鼎沸，不少人拥挤着走出来，刚刚散了中午场的赌马。

“阿拉手气真背！蛮好买2874号的！”

“勿要瞎讲，不是依讲有4勿好嘛，不吉利的！”石狮旁的人赶紧拥了过去，想去探听消息。赢了的人兴高采烈，输了的人垂头丧气，地上到处散落着粉黄、粉红的马票下注单。

散场的人群中，有一个戴礼帽的男子紧张地穿梭着，后面一个戴墨镜的人好像紧盯不放，撞得人们躲闪不及，忍不住对着这两个男人骂娘。说时迟，那时快，跑在前面的戴礼帽男子从背后撞了一下置身于热闹非凡的跑马厅门口的小青，她手中拿的COSTA咖啡顿时撞泼。“啊哟，依哪能走路的？！”

同时，被撞的小青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怎么每个人都跟电影里的人一样，女人穿旗袍，男人穿长衫，回头看看，墙上居然有美丽牌香烟的广告，丰腴的上海小姐冲着她甜腻地微笑着。

“不会是拍电影吧？！”小青异常兴奋。“可导演呢？导演是谁？”



谁演男一号？吴尊吗？刚刚撞到她的人好像是他！哇！自己是和他一起演情侣吗？”未等小青回过神来，戴墨镜的男子从后面撞了一下，小青再次踉踉跄跄，摔倒在地。

跑马厅门口，一辆叮叮当当的电车刚刚驶出，戴礼帽的男子三步并两步，立马跳上略显拥挤的电车，惹得在电车门口的娘姨们嗔怪白眼。跳上电车后，他远远地望了一眼小青。追逐他的男子只能望车悻悻作罢。

小青悻悻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拍着裙子上沾的灰，一边揉着被撞红的小腿。此时，她发现逃跑男子的礼帽恰好滚落在脚旁，不禁气恼地踢了一脚。追逐的男子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回头看了看小青。

小青被这个不礼貌的眼神激怒了。“看啥啦？眼珠瞎了？！”

追逐的男子推了推墨镜，走过来。“小姐，你刚刚看见那个人了吗？！”

“就算看见又怎样？他撞我那么快。”小青没好气地回答。

又有三五个人跑了上来。“阿哥，他人呢？”

“逃掉了。算了，今朝结束吧。”戴墨镜的人无奈地说。

小青听他们的对话，犹如戏剧一般，冒昧天真地问戴墨镜的人：

“喂，这是在拍电影吗？”

戴墨镜的男子愣了一下，旋即他和他的弟兄们转身打算快速地走进茫茫人海中。

小青一把拽住戴墨镜的男子。“喂，这究竟是不是在拍电影啊？”

戴墨镜男子身边的小兄弟，粗鲁地推开小青，小青差一点又是一个踉跄。难道是自己幻觉了？！小青揉了揉眼睛，不但不见了戴墨镜的男子，刚才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散得差不多了。

“白兰花，栀子花；白兰花，栀子花。”路边叫卖的老婆婆似乎也打算离开。

满脸疑惑的小青赶紧问她：“阿婆，这是哪里啊？！”



“这是跑马厅呀。”

“啥意思？”

“啊唷，就是外国人来开赌马的地方呀。侬买梔子花伐？”小青有些尴尬，跑马厅好像以前在历史课本里读到过。

看着老婆婆期待的眼神，小青打算捧个场，掏出钱买了一束梔子花。“阿婆，这不是拍电影啊？”

当老婆婆看见小青拿出她从没见过的10块钱，满脸不高兴，嘟囔着走开了：“电影？去大光明吧。”

小青懵了，驻足环望，自己熟悉的万豪大酒店、仙乐斯广场、人民公园的琉璃工坊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老式两层楼铺面，有卖南北干货的，也有卖丝绸棉布的，还有坑坑洼洼的狭窄马路上飞奔过去的黄包车，的确和网上看到的30年代旧上海照片一样啊！

咖啡色的国际饭店精神抖擞地站在路旁，小青想起来，这不就是周立波清口中调侃的已经在高楼林立的上海滩沦落为“门房间”的那幢建筑吗？可现在它显得那么高，那么气派。这是小青唯一熟悉的建筑，她忍不住径直走过去。

沿路的玻璃窗的一角隐约倒映着旁边派克路口一个瘦小的巡警影子。剃头匠挑着担子晃着膀子踱过去，小孩子把粗布衫掖在裤腰里，一路滚着铁环嬉闹着过去，绿色邮差骑着笨重的自行车慢悠悠路过，不远处，是露天的书场，围了不少人驻足听书。

琵琶和三弦咿咿呀呀地和鸣，弦索叮咚之声把软绵绵的苏州话传了过来，小青记得那是外公最爱听的评弹。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小青这根戏曲敏感神经常常被同学嘲笑，现在的电台除了东广音乐love radio，就是欧美流行音乐时间，像小青这个年纪的人，怎么可能去听评弹？！其实，小青也不喜欢听，觉得节奏慢得可以与自己养的绿萝相媲美，小时候外公总是把频率定在曲艺台上，还不准小青换台。可现在在这个陌生的场景里，突然听到熟悉的《白蛇》片段：“我如今是虽然偷

活人世上，只落得愁叠叠，恨重重，花落落，水流东，人不见，梦成空……”这弹词如此让小青亲近，同时也再次提醒了她，这不是什么电影的场景，这就是自己外婆生活过的30年代！

“那我是谁？我来干什么？”夹杂好奇和惊恐的复杂情绪，小青感到从未有过的茫然。“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有困难找民警。小青脑子里闪过这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话，以前她对这条宣传语从来就是走过路过权当没看过，曾以为自己好过那些年纪大的、外地来的、市民气的，一辈子不可能跟警察有交集。可现在，小青率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瘦小的巡警。她需要巡警帮自己搞清楚这一切，然后，回家。

小青跑到派克路口，那个巡警正好在摸索着火柴准备点一支皱巴巴的宝塔牌香烟。

“警察先生，我想回家。”

“回家？依屋里厢住哪里？”巡警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满脸诧异地看着这个打扮奇异的女孩子。

小青犹豫了一下。“恒建小区。”

显然这个地名是奇异的，巡警蜡黄的脸抽搐了一下，香烟的雾像小蛇缭绕着他浑浊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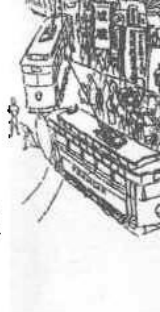
小青有点后悔。

她站在街头，一种模糊不清的游移不定的念头占据了整个视野——路边的房屋与它立在阳光之下的时候发生了某种说不清的幻化，它冰冷和僵硬的样子让小青感到陌生。人来人往，尽管有熟悉的家乡话在小青耳边喧哗聒噪，但顷刻间小青如同流浪者一样，难免忧伤。

这时，从远处跑来一个胖子。他一见小青，二话没说就抓住她的手。“大小姐，依哪能在这儿啊？！快，马上要轮到依了呀。”

小青被吓了一跳。“依是谁啊？”

胖子不由分说拉着小青跑过马路，直奔新光商场。话语不多的巡警



无所谓地看着他们，手上的烟散落了不少烟灰在衣服上，灰白的点子像满记甜品店里小青爱吃的一种名叫灰色公主的甜品。

到了商场门口，小青总算挣脱胖子的手。不明就里反而让她警觉万分。看小青一脸怒气和惊诧，胖子低声下气地说：

“小姐，勿好意思。依帮帮我吧。救场如救火！”

小青恍惚起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许她不是个平常的女孩子，因为年轻的缘故，还是因为穿上了H&M的裙子，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她自己糊涂起来。

总算在胖子唾沫横飞的话语中，小青搞清楚了一点，就是有人前两天报名参加了胖子他们举办的唱歌比赛，可现在临时“翘班”。当然所谓的比赛，其实就是拿了主办方的参赛费，每周六在商场门口假扮比赛，大概要搞一个月左右，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商场开业吸引人气招揽生意。

“那……关我什么事啊？！”小青诧异地问。

“小姐，我觉得依是好人，依能不能临时帮我撑一下台面呢？”胖子胀红了脸哀求说。

唱歌，是小青的最爱，比赛最能挑起小青的激情，想当初她也曾在“快乐女声”赛区中一展歌喉呢。

“呵呵，你怎么知道我会唱歌啊？”小青说得有些轻飘飘。

“依年轻漂亮，一定唱歌很厉害的。”胖子恭维得有点不负责任。

小青眯着眼笑得忘了形，胖子厚颜地把23号号码牌别在了小青的衣襟上。

“那……好吧，我帮你咯。”此时，小青的思绪飞到了自己历史上的唯一的演出纪实，一旁的胖子早已喜出望外。

那是在快毕业的一天傍晚，小青没事可做，打算提前去食堂吃晚饭。到了食堂门口，看见同学们都在排队。“这可是少有的规矩。”小青心里想。食堂已经开门，可冲进去的人不多，大部分都在热闹地议论

着什么，方形的水门汀建筑有一块简易的公告墙，此时它被亮眼的橙色所覆盖，再往下看，原来是电视台“快乐女声”的报名海报。小青快步跑过去，只觉血液仿佛冲进了脑门，热热的。不知哪位同学拿到了报名表，兴奋地炫耀着。小青觉得她幼稚得可笑，报名又不等于入围，这就像买了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怎么可能像就票索位一样，只是身为歌迷为偶像平添几许热闹而已。一番周折，小青也拿到了报名表，手心还出了汗。因为再晚几分钟，就只有为别人加油的份了，每一个赛区的报名名额也是有限的。她喜欢表格的橙色，尽管只是一纸“入场券”，可小青却开始幻想自己将来有可能和张靓颖、尚雯婕一样地入围，一样地幸运。

事后，小青向朋友追述到这档子事，总是带点得意的哀感打趣自己：“长那么大，歌星的梦算是结束了。该写篇博客凭吊一番。”回想起来应该是很让人激动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激动这部分小青倒是忘记了，独独留下遗憾的部分印在脑海中。

上海没有预赛点，小青必须一早赶火车到“苏州赛区”。当她一脚踏进苏州工人文化宫的礼堂，看到人山人海的架势颇有点大萧条时期排队领救济餐的意思，一个个满脸走油的脸挪移着，攥紧的报名表估计都能拧出水来。小青觉得每个人，包括自己，都像无辜的羔羊，排着队等待并不愉快却又心甘情愿地剪毛，而挂着胸牌的工作人员面目狰狞，虽然拿着劣质的扩音喇叭维持着次序，可他们才是这列疯狂火车的主宰，指引着大家从冬天的冰冷穿过夏季的火焰，从而得以新生。

因为怕错失机会，不敢喝水担心上厕所，不敢吃东西担心太饱影响发挥。轮到小青时，已经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小青没跟人提起过。总之她一出来，就对等候在门口的同学说：“我要去得月楼吃松鼠鳜鱼！”饕餮一番后，小青在返回的车上深度熟睡，害得同学们都不能爽快地“斗地主”。

小青还记得出来的时候，街上还有太阳，树影斜斜地卧在新修的苏

